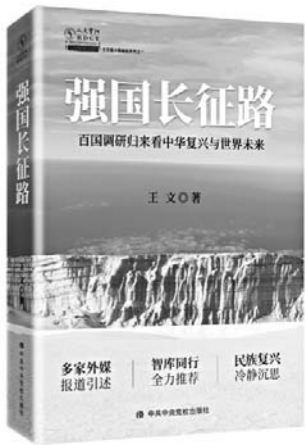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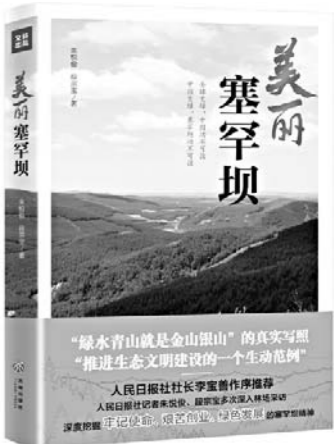


## ■ 新书导读

《强国长征路》  
王文 著  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作者用数百个亲历故事穿插讲述，警示当前中国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但仍需以走长征路的劲头、坚持持久战的心理准备，戒骄戒躁、扎实前行。

《美丽塞罕坝》  
朱悦俊 段宗宝 著  
天地出版社

三代塞罕坝人以一种乐观的战天斗地的精神，一心一意种树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，在荒漠沙地上建起百万亩人工林海，也就铸成了“牢记使命，艰苦创业，绿色发展”的塞罕坝精神。

《元老》  
〔日〕伊藤之雄 著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元老集团因何成为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？元老位居日本权力中枢长达半个世纪之久，其在投射出近代日本政党政治不成熟的阴影，但它对于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。



作者在书中总结了最初访谈的失败与尴尬，以及从“倾听”到“聆听”的力量，进而完成了从“说”到“听”的蜕变过程。因全新的沟通技巧和境界，作者最终被日本媒体誉为“日本谈话女王”。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，那就先做一个愿意聆听的人。

他还说：“女人和男人的关系亲密起来之后，就只会看到对方的优点。”“嗯……这该怎么说呢……明明对方是自己讨厌的男人，可在不断地和男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，女人开始在对方的粗暴中感受到温柔，最终迷上了对方。正因为会发生这样的改变，人类才是如此的美丽。你难道没有类似的经验吗？”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，我不禁感到不安：“不，真不巧，我没有……”渡边先生咯咯地笑起来，说道：“等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，真想再和你聊一聊呢。”

渡边先生应当在调侃我不了解男人吧。可若要说是谁的改变最为剧烈，应该就是渡边先生本人了。他访谈前后的变化之大，令我惊讶得哑口无言。

在那之后我又同渡边先生见了好几次面。直到最近才明白，冷淡是渡边先生特有的“捕获人心”的策略。

《与其夸夸其谈，不如静心聆听》  
〔日〕阿川佐和子 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千奇百怪的写作习惯

□ 夏学杰

早晨读到三页的民法典”。

毛姆在写新小说之前，有一个谈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的仪式。他解释道，“这样我的脑海深处便有一个明晰、优雅和机智的标准”。

还有更奇葩的，喜欢在洗澡时写作。黛安·阿克曼发现，置身肥皂泡沫中，能让她的创造力得到解放。她回忆道，“有一个夏天，我懒洋洋地倚靠在浴缸里，写了一整部诗剧”。

营造适合自己的写作环境。“一个女人要写小说，必须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。”在伍尔夫的随笔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中，这句话出现过多次。可见，伍尔夫对于写作空间的重视。席勒并不总在夜里写作。如果在白天拿起笔，他会把房间弄得很昏暗。书房的红窗帘依然闭掩。阳光透过织物照进来，为工作提供了一个亮度很低的环境。而狄更斯无论在哪儿，都会调整周围的环境，以适合他的需要。他要求他的书房在每个地方都有同样的设计，而且这种偏好不限于书房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他会在入睡前安排好一切，从家具到行李甚至连床的朝向都特别讲究，一定要是南北朝向。

强迫自己每天都写。安东尼·特罗洛普极其遵守纪律。他的工作时间始于早上五点半的一杯咖啡。之后的三个小时，他会写新东西或重读草稿。写作的时候，他强迫自己每十五分钟写两百五十字。他看着表，追踪着时间和创作量，以保持这一速度。斯蒂芬·金每天写两千字，无论用多长时间，总要达到这个量。这就像运动员坚持训练比赛一样，长时间不比赛，手就生了。

为了避免任何外出的诱惑，雨果将自己的衣服锁起来，除了一个灰色大披肩。他买了一件一直可以到达脚面、只适合在室内穿的针织衣服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它就充当了雨果的制服。

对于写作条件的要求，也因人而异，有的人非要在书房里写作，有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写。杜鲁门·卡波特在充分斜倚时才能创作。他声称，“我完全是个横向作家”。

伍迪·艾伦十六岁时在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课后工作，他便设法在搭地铁的时候写作。他回忆道，“我边拉着吊环站立，边取

出铅笔，等我出地铁时，我已经写了四十或五十个笑话……好些年都是每天五十个笑话”。

梭罗曾说，散步是一种高贵的艺术，鲜有人掌握。梭罗在步行中获得了大量灵感，华兹华斯也热衷此道。据梭罗说，华兹华斯的仆人有次把一名访客带到诗人的书房，不过又指出，“他的书房在户外”。华兹华斯一生所走的路大约有十八万英里。在乡间漫长的远足中，华兹华斯创作了大量韵文。

大多数作家是独行侠，他们喜欢宁静，能够独处，因为深入的思考，必须是在宁静的空间里才能产生。1926年，劳伦斯在意大利时，他朋友阿道司·赫胥黎刚买了一辆车，提出把旧的那辆转给他。但劳伦斯对车没兴趣。后来，劳伦斯在一封信中说：“静静地步入松林之中，坐在那里做一点喜欢的工作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愉悦的事？为什么要跑来跑去的！”

《怪作家》

〔美〕西莉亚·布鲁·约翰逊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为未来拍张照吧

□ 胡艳丽

治下危机四伏的智利山河和民生实况。

当时的智利表面繁荣，实则经济已濒临崩溃，外债沉重，大量失业人口。在街路上，人们脚步匆匆，面无表情，他们不敢高声交流，没有人知道哪句话会是禁忌。这里，人人自危；这里，游行示威频繁；这里，总有太多的意外发生……米格尔慨叹，这些留在智利的同胞也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。

马尔克斯说，当米格尔向他述说这段经历的时候，“我意识到在米格尔的电影背后还藏着另一部未被记录的佳作”，必须为他做些什么，于是就有《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》。它短小精炼，情节跌宕，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亚于任何一部悬疑侦探小说。

米格尔作为并不专业的卧底，和不时冒出的任性，令整个行动过程充满了惊险。米格尔上错车，认错接头人，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内的拍摄更是险象环生，没有人知道获准入内的

批文究竟是请人瓮的死神邀约，还是真的一纸批准文书，而与皮诺切特将军的期而遇，更是令人有一种“弹在膛上”蓄势待发的危机感。

以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而扬名世界的马尔克斯，在这部纪实作品中，以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、严谨，尽可能去用米格尔的口吻重现整个惊心动魄的过程，同时也将其身在异国，却无法以真面目示人、亲人相见却不敢相认的复杂心态表现得如在眼前。

希望不死，行动不息，未来就值得期待，正如那些孩子所说的“为未来拍张照片吧”。那些隐藏在民间，暗中行动的人们，那些天真而活力四射的孩子，令米格尔相信“我敢断言，每个智利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许”。

《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》

〔哥伦比亚〕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  
南海出版公司

## 一部见识广博的时尚史

□ 彭忠富

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，喇叭裤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，被称为中国时尚界最初的冒险。喇叭裤在中国的流行纯属偶然，大致和1978年风靡中国的两部日本电影有些关联。一部是《望乡》，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面容清秀、气质高雅，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袅娜，让无数少女羡慕；另一部是《追捕》，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仅成了年轻人最早的偶像，片中矢村警长的墨镜、鬓角、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，更成了当时无数男青年效仿的对象。

所谓的时尚，往往就是由明星或者其他公众人物引发的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往往只有紧跟潮流，这样才不至于落在时代的后面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譬如跳露舞赛，留中分头，抽雪茄烟，乃至女生的健美裤、背带裤、马尾辫、烫发等，都曾经风靡一时，已经成为同时代人的共同记忆。时尚潮流是一个时期的流行风气与社会环境，是流行文化的表现。

《新闻周刊》巴黎分社资深文化与时尚作家黛娜·托马斯长期研究时尚文化，她认为“奢华”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关于传统、精致、骄傲的购物史。然而，今日的“奢华”却被打包贩卖给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国际大公司，这些大公司在意的只是规模扩张、公众注意、品牌认知度、广告，当然还有巨额利润，已经完全背离了奢华的本义。黛娜最新出版的《奢侈的》一书分为奢侈品行业的诞生、全球化和成功的香味等十二章，是一部深度剖析时尚界黑幕的纪实类时尚读物，系统地介绍了奢侈品牌的发家史，颠覆了奢侈品牌从前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。

可可·香奈儿曾说，奢侈并不意味着贵重与华丽，奢侈是摒除粗俗。可见，奢侈品追求的就是格调和高雅。但在商品分类里，与奢侈品相对应的是大众商品。奢侈品不仅是提供使用价值的商品，更是提供高附加值的商品；奢侈品也不仅是提供有形价值的商品，更是提供无

形价值的商品。对奢侈品而言，它的无形价值往往要高于可见价值。奢侈品是顶级品质的代表。它彰显美感，个性化突出，定位专一性，与大众有距离感，并具有历史声誉价值等特点，这让它成了普罗大众趋之若鹜的对象。这就是有些人会好奇，为什么一个女人非得买一只价值三千美元的手提包，或者为什么她没有某种颜色的唇膏就会自惭形秽。人们迷恋精品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代表著华阶级，那像是一个梦，让你的品位变成一种外在标示，而这本书告诉你的正好相反！

这是一部揭露奢侈品牌黑暗内幕的书，一部诙谐幽默、见识广博的时尚史。本书历数了奢侈品在20世纪巨富般的崛起、扩张、普及的过程，也揭露了如今奢侈品行业的暴利源头。

《奢侈的》

〔美〕黛娜·托马斯 著  
重庆大学出版社

## 跟渡边淳一聊情感

□ 果子 整理

之后的采访彼此也是一直笑个不停。夫人从桥本总裁的发型要怎么梳，聊到“我的一大爱好就是生孩子”，谈话非常大胆直接，她说话的语气自然不做作，十分可爱。而且，她明明和我是初次见面，却对我毫无戒备。我最终下定了决心：“那个……这个问题，可能已经有人问向您无数次了，想必您也对此感到十分不快，但是……”我不断用手画着圈，扭扭捏捏地难以开口。不想，久美子夫人说：“哎呀，您是指这个吗？”夫人微微笑着伸出右手，将小指头（小指头意指女性，常指婚外的情人、第三者）翘起。

“啊，是，是的……”提问的我反而变得语无伦次起来。

“这种提问已经多得我数都数不清了。（笑）要是我每次都要在意的话，那也太累了。而且，我有的时候也会在会后援会的男性成员们或是秘书单独谈话。如果每次我们都彼此怀疑的话，那简直会没完没了，我们可是发过誓要对彼此忠诚的。”

在久美子夫人这番话的背后，也许有着遭遇这种丑闻的痛苦，有着想要怒斥丈夫的话语，也会有着无尽的不甘。也许夫人下定了决心，选择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妻子，掩藏起这份不甘，用坚毅的态度坚强面对世间的风言风语。不，即便是这些也不足以形容。当时桥本夫人对我展现出的洒脱乐观的态度，完全地征服了我。

真不愧是总裁夫人！

当时能够问出那个难以启齿的问题，最终让我结识了这样一位无可替代的公众人物。在那次采访之后，我又同久美子夫人见过几次面，如今她对我也依旧十分亲切。

## ■ 速读

### 跟首相夫人聊“小三”

我采访桥本久美子女士，已经是距今十五年以前的事了。当时，她的丈夫首相龙太郎（日本“后自民党时代”第一位首相，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界的代表人物之一）刚刚就任自民党总裁。大多数人，尤其是媒体人，面对政治家总是习惯于摆出一副批判的态度。在敲定由我去采访总裁夫人之后，编辑部的编辑们，都纷纷来鼓励我：“阿川女士，采访要加油啊！”“一定要问得犀利点！”其中最“狠”的一位说道：“记得问问总裁夫人，她对那个女间谍有什么看法。”

这里提到的女间谍，是当时媒体热议的“桥本龙太郎丑闻”的女主角。

我很为难，这种问题可怎么问？这对于媒体而言可能算是个大新闻，如果直接去问桥本总裁还可以，但我实在无法接受问桥本夫人这个问题的想法。桥本夫人在整件事中不但没有任何责任，而且还算是一位受害者。

“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”我带着紧张的心情问了好。桥本久美子夫人穿着一身和服，“哎呀，您来啦。”她就像是我的老朋友一样，亲切地微笑着，向我打招呼。我对夫人说：“您的和服真是好看。”

“因为要和您见面，今天我特意打扮了一番。”她把袖子一伸，向我开玩笑道，“开玩笑的，其实今天在皇宫有一个庆祝活动，我刚从那儿回来。”

听完夫人所说，我被她直爽温和的笑容以及暖心的幽默感折服了。不禁想：“我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位夫人。”